

心胸决定未来

□ 乔贝

2020年9月,全国都在开学。可在四川,有上百名初中学生却差点失去了读高中的资格。因为他们的中考志愿被无端篡改了。经过警方调查,发现幕后黑手竟是同校考生吉某某。原来,吉某某中考发挥不佳,升学无望,他觉得自己的不幸都是同学害的,于是为了泄愤,他偷偷用手机登录了凉山州中考的志愿填报系统。尝试输入初始密码,竟然打开了。就这样,他的“篡改行动”一发而不可收拾,竟然“如愿以偿”地篡改了上百名同学的中考志愿。好在发现及时,这上百名学子的升学梦才得以顺利延续。但吉某某终被刑事拘留。

吉某某的思维里有一种可怕的逻辑:我不好,全是你们的错,你们也别想好。这样的孩子,如果真的升了高中、上了大学、进入社会,将来还指不定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。

想起南昌街头曾出现的可怕的一

幕。一辆白色保时捷轿车疯狂地撞击一名过街女子。第一次,被撞女子侥幸躲过,却在跨越护栏时不慎绊倒。后来,白色保时捷再次调整方向,加足12分马力继续冲撞这名女子,最终把她撞飞数米远。在肇事车辆准备再次“进攻”时,女子及时逃进了绿化带,幸免于难。据了解,驾驶保时捷的是一名女性,当事双方并不相识,仅仅因为几句言语冲突便引发了如此激烈的恶果。很难想象,有的人仅仅因为一言不合就可以要人的命。可见他们平时嚣张惯了,觉得世界就该为自己埋单。

有句话说得好:“成年人的世界,什么情绪什么命。”就像去年的昆山龙哥被反杀事件,龙哥平时欺负老实人,可没想到老实人反击起来,却要了他的命。《无间道》里说“出来混,迟早得还的”,你做的每一件蠢事,到头来都是害人害己。世界的真相就是:社会不是你爸妈,没人会为你埋单。

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理论“踢猫效

应”。一位父亲在公司受到老板的批评,回到家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臭骂了一顿。孩子心里窝火,狠狠去踹身边打滚的猫。猫逃到街上,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,司机赶紧避让,却把追到路边的孩子撞伤了。这个故事描绘的正是一种典型的暴脾气、坏情绪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。如今,社会竞争激烈,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工作与生活的压力,如遇不如意、不顺心便会让自己烦躁、愤怒,从而可能不自觉地加入到“踢猫”的队伍中,被别人踢或踢别人。

释放情绪,或许图得了一时之快、逞得了一时之能,却给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。美国生命伦理学教授史蒂芬和小说家吉尔合作写过一本书《好人会有好报吗?》,从现代科学和医学的角度,在综合分析了美国40余所大学的百项研究及大量案例的基础上,大胆抛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:“付出与回报之间存在着神奇的能量转换秘密,即

一个人在付出的同时,回报的能量正通过各种形式向此人返还,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,自己浑然不知。”宅心仁厚、乐善好施的人格确实对身心健康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,相反,戾气很重总是怨天尤人的人,患心脏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3倍。

漫漫人生,心胸决定了你未来的路。世界自有其法则,你若善念长存,命运终会眷顾,须知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。千千万万个普通个体组成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,也许一个人的力量看上去很微弱,但请你相信,一个个小小的善意聚合在一起,便是寒冷的夜里温暖彼此的光。有句话说得好:“人,纵有万千的道路可以抵达人生的终点,而善良,则一定是人生路上最好的修行。”但行好事,莫问前程。没有谁的人生是无灾无难的,真正幸福的人,不是一辈子遇不到厄运,而是每每厄运降临时,都有人在黑暗里助他一把。

——摘自《做人处世》

点 滴

无关

□ 倪匡

一夕,众人聚会,忽然谈及一件事,有的人说关我事,有的人说不关我事,叫我过去问,究竟关不关我事。当时福至心灵,大声说:关我事不关我事,都不关我事。闻者要定一定神,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,都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在焉。

能够真正地践行这句话,也不是容易的事。首先,即使不能看透世情,也要看穿六七分才行。什么人做了什么事,不关我事;什么人在背后说了什么话,也不关我事;什么人在公开攻击谁,也当没有这回事。为人若此,自然对一切可以处之泰然。

夜观星空,每觉宇宙浩瀚,觉地球之小,觉人生之无常。鸡毛蒜皮的小事,若是在心中一直认定关自己的事,真是何苦来哉。

且效古人之不关心,乐得逍遥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冬日的天空

□ 冯骥才

冬日里最令人费解的还是天空。

盛夏里,有时乌云四合,那即将被峥嵘的云吞没的最后一片蓝天,好似天空的一个洞,无穷深远。而现在,整片天空都成了这样,在你头顶无边无际地展开!空旷、高远、清澈、庄严!除去少有的飘雪的日子,大多数时间连一点点云也没有,鸟儿也不敢飞上去,这不仅由于它凛冽寥廓,还因为它大得叫你一仰起头就感到自己的渺小。只有在夜间,寒空中才有星星闪烁。星星是宇宙间点灯的驿站。自古以来,是谁不停歇地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?为谁送信?为了宇宙间那永恒的爱吗?

我在大地上注视着这冬天的脚步,看看它究竟怎样一步步、沿着哪个方向一直走到春天。

——摘自《世界生活》

俗人老丁

□ 老杨的猫头鹰

去老丁家做客,刚放下果篮,他就招呼我去帮忙,说厨房的水池里养着两条鱼,让我去看一下哪条鱼长得更帅。我一脸诧异地问:“然后呢?”他停下正在切菜的手,然后用刀挡住一只眼睛,怪笑着说:“嘿嘿,长得帅的就是今天的下酒菜!”

提起老丁,我的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形容词是“俗不可耐”。

作为一位教古代汉语的大学教授,他最喜欢聊的话题居然是催婚、催生、催买房。他平生最大的愿望是开家店,左边说媒拉纤,右边房产中介。为此他说过一句“名言”:“但凡劝人不上学去打工的,或者劝人不结婚、不买房子、不生娃就在一起过日子,都有问题,不管是以‘为你好’或者‘我爱你’的名义,还是以文艺或者自由的名义。”

除了话题俗,他的喜好也俗。他喜欢看低俗的言情小说。他最喜欢听东北二人转和老调梆子,对一群人端坐着听的那种音乐演奏会根本提不起兴趣,也不会关心波伏娃瞧不瞧得起男人。

他的衣着打扮也很俗,一旦收起了笑容,就像是烦人的教务处主任;一不小心笑歪了嘴,就是地主家的傻儿子。

可尽管如此,所有熟悉老丁的人又会觉得:他俗得让人服气!

他能把枯燥的古代汉语课讲出麻将馆的味道,所以他上公开课时,教室常常被学生们围得水泄不通。他能从低俗的言情小说中总结出人性的种种,然后还写进论文里发表了,并且获奖了。他拜了专

业的老调梆子演员做老师,然后在民俗比赛中的表现不亚于专业选手。他不怕吵闹,逢年过节去看二人转节目,一看就是一整天;他也不怕独处,跟自己的鞋子也能聊一个下午。

那天吃饭的时候,我问他:“作为一名大学教授,你这么俗气,就不怕被学生们笑话吗?”

他用力地吸着螺蛳说:“他们怎么看我是他们的事,又不是我的事。再说了,不被人笑话就脱俗了?”说完换了一颗螺蛳接着吸,然后冷不丁地补了一句:“来来来,告诉我,都有谁笑话我了?我保证不打死他。”

真正高级的个性是,既能和这个世界抱作一团,也能自己一个人玩。这样的人能够坦然地活在这个闹哄哄的世界里,不装腔作势,不装神弄鬼;理智成熟,但童心未泯。如果他的心里真的住着一个俗人,他敢把他放出来,让自己和周围的人都看见。

生而为人,要么就努力到能力出众,要么就乐天知命。最怕是你见识打开了,可努力又跟不上;骨子里清高至极,性格上却软弱无比。结果是,比真本事的时候顶不上去,该断舍离的时候又放不下;应该使巧劲的时候偏要一根筋,本该下笨功夫的时候却在游戏人间。

真正无忧无虑的人只有两种:一种是得了失心疯的,另一种是大彻大悟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真是辛苦了没有傻透也没活明白的俗人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人 生

最本分的结局

□ 刘荒田

陈小曼是一位企业家,她在谈判签约、巡视车间、监督发货之余,还爱好诗歌创作。去年国庆节,她回老家待了几天,写出一组诗,题为“山里人”,其中有一首诗引起我的关注,她在描写自然状态下的植物后作结论:“凡事没有结局/只有开始和过程/一切状态/都是最本分的结局。”

我深受震撼,这可是出奇制胜的生命哲学。且看地里的白菜,撒下种子便是开始,发芽、长叶、抽茎,菜慢慢长起来,翠生生的叶子上滚动着浑圆的晨露……此时,如果你把白菜拔掉,那么它的一生不算结束?

如果你不动它,它便一个劲儿地长,开出细碎而不娇艳的黄花,连梗切下,城里人叫“菜心”,乡下人叫“菜耳”。几十年前,我从自留地割下一束,装在小菜篮里,路过井台时取水洗净,回家后加极少的油、盐炒制,不到两分钟即熟,鲜嫩,爽脆,堪称极品。白菜变为“菜耳”不是只有一次,如天气合宜,刮起潮润的南风,黄花割下一茬儿,两三天后便是另一茬儿,直至冬日。如此看来,白菜是不是以“菜耳”的形态过了一生?白菜继续长下去,便进入老年,枝干结下一条条荚子,似迷你“豆角”,里面包裹着种子。小时候,我经常看祖母把由淡绿变黄的荚子装在簸箕里,放到阳光下晒,荚子次第裂开,发出微响。那黑色的种子比芝麻还小,一棵白菜能结出成千上万颗种子。

这么说来,白菜虽然面临许多次“结局”,但每次都有下文,连结籽也是“没完”,因为又投入新的“开始”。只要有泥土,植物便是不断地生的接力。

如此说来,人要向植物学习,学习这顺乎自然的达观,完成好自己的“本分”。毕竟一切状态,都是“最本分的结局”。

——摘自《北京晚报》

